

巴山夜雨

上

張
恨
水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张恨水 著

巴山夜雨

上

中国文联出版社







樹德



目 次

第一章	菜油灯下	(1)
第二章	红球挂起	(17)
第三章	斯文扫地	(34)
第四章	空谷佳人	(51)
第五章	自朝至暮	(69)
第六章	魂兮归来	(101)
第七章	疲劳轰炸	(131)
第八章	八日七夜	(159)
第九章	人间惨境	(188)
第十章	残月西沉	(210)
第十一章	蟾宫折桂	(242)
第十二章	清平世界	(267)
第十三章	各得其所	(286)
第十四章	茅屋风光	(316)

第十五章	房牽夢補	(343)
第十六章	家教之學	(369)
第十七章	我的上帝	(388)
第十八章	鸡鸣而起	(420)
第十九章	内科外科	(448)
第二十章	生财有道	(498)
第廿一章	有了钱了	(508)
第廿二章	西窗烛影	(531)
第廿三章	未能免俗	(559)
第廿四章	月儿弯弯	(593)
第廿五章	群莺乱飞	(624)
第廿六章	天上人间	(655)
第廿七章	灯下归心	(682)

第一章 菜油灯下

四川的天气,最是变幻莫测,一晴可以二三十天。当中秋节前后,大太阳薰蒸了一个季节,由两三场雷雨,变成了连绵的阴雨,一天跟着一天,只管向下沉落。在这种雨丝笼罩的天气下,有一排茅草屋,背靠着一带山,半隐沉在烟水雾气里。茅草檐下流下来的水,像给这屋子挂上了排珠帘。这屋子虽然是茅草盖顶,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可是这一带茅草屋里的人士,倒不是生下来就住着茅草屋的。他们认为这种叫做“国难房子”的建筑,相当符合了时代需要的条件。竹片夹壁上,开着大窗户,窗户外面,一带四五尺宽的走廊。虽然是阴雨沉沉的,在这走廊上,还可以散步。

我们书上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李南泉先生,就在这里踱着步,缓缓来去。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中等身材,穿了件有十年历史的灰色湖皱旧夹衫,赤着脚,踏上了前面翻掌的青布鞋。两手背在身后,两肩扛起,把那个长圆的脸子衬着向下沉。他是有些日子不曾理发,头上一把向后的头发,连鬓角上都弯了向后。在这鬓角弯曲的头发上,很有些白丝。胡楂子是毛刺刺的,成圈的围了嘴巴。他在这走廊上,看了廊子外面一道终年干涸的小溪,这时却流着一弯清水,把那乱生在干溪里的杂草,洗刷得绿油油的。溪那面,也是一排山。树叶和草,也新加了一道碧绿的油漆。

在这绿色中间,几条白线,错综着顺着山势下来,那是山上的

积雨，流下的小瀑布，瀑布上面，就被云雾遮掩了，然而还透露着几丛模糊的树影。这是对面的山峰，若向走廊两头看去，远处的山和近处人家，全埋藏在雨雾里。这位李先生，似乎感到了一点画意，四处打量着。由画意就想到了那久已沦陷的江南。他又有点诗意了。踱着步子，自吟着李商隐的绝句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有人在走廊北头窗子里发言道：“李先生在吟诗？佳兴不浅！”李南泉道：“吴先生，来聊聊天吧，真是闷得慌。”

吴先生是位老教授，六十岁了。他穷得抽不起纸烟，捧着一支水烟袋走出屋子来。他虽捧了水烟袋，衣服是和这东西不调和的。乃是一套灰布中山服，而且颜色浆洗得惨淡，襟摆飘飘然，并不沾身。他笑道：“真是闷得慌，这雨一下就是十来天。可是下雨也有好处，不用跑警报了。”李南泉笑道：“老兄忙什么，天一晴，敌机就会来的。”吴先生手捧着水烟袋正待要吸烟，听了这话，不由得啞了一声，因道：“我们这抗战，哪年才能够结束呢？东西天天涨价，我们还拿的是那永远不动的几个钱薪水。别的罢了，贵了我就不买。可是这米粮涨价，那就不得了，我吴春圃也是个十年寒窗的出身，于今就弄成这样。”说着，他腾出一只捧水烟袋的手，将灰布中山服的衣襟，连连牵扯了几下。李南泉把一只脚抬了起来，笑道：“你看看，我还没有穿袜子呢，袜子涨了价不是，干脆，我就打赤脚。好在是四川打赤脚，乃是最普通的事。”

吴春圃笑道：“许多太太也省了袜子，那可不是入乡随俗，是摩登。”李南泉摇摇头道：“不尽然。我太太在南京的时候，她就反对不穿袜子，理由是日子久了，鞋帮子所套着的脚板，会分出了一道黑白的界线，那更难看。”李太太正把厨房里的晚餐作好，端了一碗煮豇豆走过来，她笑道：“你没事，讨论女人的脚。”李南泉道：“无非是由生活问题上说来，这是由严肃转到轻松，大概还不致于落到低级。”吴先生鉴于他夫妻两个近来喜欢抬杠，恐怕因这事又引起了他们的争论，便从中插上一句话道：“阴天难受，咱们摸四圈吧？”李

太太一听到打牌，就引起了兴致。把碗放在窗户台上，牵了牵身上穿的蓝布大褂，笑道：“吴先生能算一角，我就来。”

吴先生默然地先吸了两袋水烟，然后喷着烟向李南泉笑道：“李先生不反对吗？”李南泉笑道：“我负了一个反对太太打牌的名声，其实有下情。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真够忙的，我的力量，根本已用不起女佣人，也因为了她身体弱，孩子闹，不得不忍痛负担。她一打牌去了，孩子们就闹得天翻地覆。统共是两间屋子，我没法躲开他们。而我靠着混饭吃的臭文章，就不能写，还有一层……”李太太摇着手道：“别说了，我们不过是因话答话，闹着好玩，你就提出了许多理由，住在这山旮旯里，什么娱乐也没有，打小牌输赢也不过是十块八块儿的，权当了打摆子。”说着，端起那碗菜，走进屋去。

李先生看看太太的脸色，有点向下沉，还真是生气，不便再说什么，含着笑，抬头看对面山上的云雾，隔溪有一丛竹子，竹竿被雨水压着，微弯了腰，雨水一滴滴地向下落，他顺眼看着有点出神。吴先生又吸了两袋烟，笑道：“李太太到南方这多年了，还说的一口纯粹的北平话。可是和四川人说起话来，又用地道的四川话。这能说各种方言，也是一种天才。你瞧我在外面跑了几十年，依然是山东土腔。”

李南泉分明知道他是搭讪，然而究是朋友一番好意，也就笑道：“能说各种方言，也不见得就是一种技能吧？”吴先生捧着水烟袋来回地在廊上走了几步，又笑道：“李先生这两天听到什么新闻没有？”李南泉道：“前两天到城里买点东西，接洽点事情，接连遇着两次警报，根本没工夫打听消息。”吴先生道：“报上登着，德苏的关系，微妙得很，德国会和苏联打起来吗？”李南泉笑道：“我们看报的人，最好新闻登到哪里，我们谈到哪里。国际问题，只有各国的首脑人物自己可以知道自己的事。就是对手方面的态度，他也摸不着。中国那些国际问题专家，那种佛庙抽签式的预言，千万信不

得。”吴先生道：“我们自己的事怎样？敌人每到夏季，一直轰炸到雾季，这件事真有点讨厌。”李南泉道：“欧洲有问题，飞机没我们的份，而且……”说到这里，李太太由房门口伸出半截身子来，笑道：“你就别‘而且’了。饭都凉了。难得阴天，晚上凉快，也可以早点睡。吃饭吧。”李先生一看太太，脸上并没有什么怒容，刚才的小冲突，算是过去了，便向吴先生点个头道：“回头我们再聊聊。”说着走进他的家去。

李先生这屋子，是合署办公式的。书房，客室，餐厅，带上避暑山庄的消夏室，全在这间屋子里。因为他在这屋子里，还添置了一架四川人叫做“凉板”的，乃是竹片儿编在短木架子上的小榻。靠墙一张白桌子上，点了一盏陶器菜油灯。三根灯草，飘在灯碟子里，冒出三分长的火焰。照见桌上放着一碗白煮老豇豆，一碗苋菜。另有个小碟子，放着两大片咸鸭蛋。李太太已是盛满了一碗黄色的平价米蒸饭，放到上手桌沿边，笑道：“吃罢。今天这糙米饭，是经我亲自挑剔过稗子的，免得你在菜油灯下慢慢地挑。”

李先生还没有坐过来，下手跪在方凳子上吃饭的小女孩，早已伸出筷子，把那块咸鸭蛋，夹着放在她饭碗上。李太太过去，拍着女孩儿的肩膀道：“玲儿，这是你爸爸吃的。”玲儿回转头来看妈妈一眼，撇着嘴哇哇地哭了。李南泉道：“太太，你就让孩子吃了就是了。也不能让我和孩子抢东西吃呀！”李太太将手摇着小女儿道：“你这孩子，也是真馋，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李先生坐下来吃饭，见女儿不哭了。两个大的男孩子站在桌沿边扒着筷子，口对着饭碗沿，两只眼睛，却不住向妹妹打量。对妹妹那半边咸蛋，似乎特别感兴趣。

她左手托着鸭蛋壳，右手作个兰花式，将两个指头钳着蛋黄蛋白吃。李先生放下筷子，把碟子里其余的半个蛋，再掰成两半，每个孩子，分了半截放在碗头。李太太道：“他们每个人一个蛋，都吃光了。你也并没有多得，分给他们干什么。这老豇豆老苋菜你全

不爱吃，你又何必和孩子们客气？”李先生刚扶起筷子来，扒了两口饭，这就放下筷子来，长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能忍心自己吃，让孩子们瞪眼瞧着吗？霜筠，你吃了蛋没有？”他对太太表示亲切，特地叫了太太一声小字。李太太笑道：“哎呀！你就别干心疼了。每天少发两次书呆子牢骚，少握我两次，比什么都好。”李南泉笑道：“我们原是爱情伴侣，变成了柴米夫妻，我记得，在十年前吧？我们一路骑驴去逛白云观。你披着青呢斗篷，鬓边斜插着一支通草扎的海棠花。脚下踏着海绒小蛮靴。恰好，那驴伏给你的那一支鞭子，用彩线绕着，非常的美丽。我在后面，看到你那斗篷，披在驴背上，实在是一幅绝好的美女图。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实在有福气，娶得这样一个入画的太太。”李太太笑道：“不要说了，孩子们这样大了，当着他们的面，说这些事情，也怪难为情吧？”李南泉道：“这倒不尽然。你看我们三天一抬杠，给孩子们的印象，也不大好。说些过去的事，也让他们知道，爹娘在过去原不是一来就板面孔的。”李太太道：“说到这点，我就有些不大理解。从前我年纪轻，又有上人在家里作主，我简直就不理会到你身上什么事。可是你对我很好。现在呢？我成了你家一个大脚老妈，什么事我没给你做到？你只瞧瞧你那袜子，每双都给你补过五六次。你就不对了，总觉得我当家不如你的意。”

她说这话，将筷子拌着那碗里的糙米饭，似乎感到不大好咽下去，只是将筷子拌着，却没有向口里扒送。李南泉道：“你吃不下去吧？”她笑道：“下午吃了两个冷烧饼，肚里还饱着呢。没关系，这碗饭我总得咽下去。”说着就把旁边竹几上一大瓦壶开水，向饭碗里倾倒下去，然后把筷子一和弄，站在桌子边，连水带饭，一口气扒着吃下去。李南泉道：“霜筠，你这样的吃饭，那是不消化的。”说着，他把苋菜碗端起来，也向饭碗里倒着汤。李太太道：“你说我，你不是淘汤吃饭？明天我起个早，天不亮我就到菜市去，给你买点肉来吃。”李南泉道：“泥浆路滑，别为了嘴苦了腿。我也不那么馋。”

李太太在门柱钉上扯下一条洗脸巾，浸在方木凳子上的洗脸盆里，对孩子们道：“来吧，我给你们洗脸。”

玲儿已把那咸鸭蛋吃了个精光。她把小手托着那块鸭蛋皮送到嘴边，伸长了舌头，只管在蛋壳里舔着。爬下椅子，走到母亲面前，她把那钳着蛋壳的手举了起来，指着母亲道：“妈！明天买肉吃，你不骗我呵！我们有七八天没有吃肉了。”李先生已把那碗淘苋菜汤的饭吃完了，放下筷子碗，摇摇头叹口气道：“听了孩子这话，我做爸爸的，真是惭愧死了。”李太太一面和孩子洗脸洗手，一面笑道：“你真叫爱惭愧了。她知道什么叫七八天？昨天还找出了一大块腊肉骨头熬豆腐汤呢。”李南泉笑道：“你看，你现在过日子过得十分妈妈经了。是几天吃一回肉你都记得。当年我们在北平、上海吃小饭馆子，两个人一点，就是四五样菜，吃不完一半全剩下了。”

李太太道：“怎么能谈从前的事，现在不是抗战吗？而且我们吃了这两三年的苦，也就觉悟到过去的浪费，是一种罪孽。”李南泉站起来，先打了个哈哈，点头道：“太太，你不许生气，我得驳你一句。即说到怕浪费，为什么你还要打牌？难道那不算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而且，又浪费金钱。腾出那工夫你在家里写两张字，就算跟着我画两张画也好。再不然，跟着隔壁柳老先生补习几句英文，全比打牌强嘛！你不在家，王嫂把孩子带出去玩去了，我想喝口茶，还得自己烧开水；我不锁门，又不敢离开一步。你既决心做个贤内助，你就不该这样办。”李太太道：“一个人，总有个嗜好，没有嗜好，那是木头了。不过，我也想穿了，我也犯不上为了打小牌，丧失两口子的和气。从今以后，我不打牌了。”说时，他们家雇的女佣王嫂，正进来收拾饭菜碗，听了这话，她抿了嘴笑着出去。李南泉笑道：“你瞧见吗？连王嫂都不大信任这话。”

李太太已把一个女孩两个男孩的手脸都洗完，倒了水，把桌上菜油灯加了一根灯草，而且换了一根新的小竹片儿，放在油碟子

里，算是预备剔灯芯的，然后把这盏陶器油灯，放在临窗的三屉小桌上，笑向李先生道：“你来作你的夜课吧，开水马上就开，我会给你泡一杯好茶来。”她这么一交代，就有点没留神到手上。灯盏略微歪着，流了好些个灯油在手臂上。她赶快在字纸篓里抓了一把烂纸在手上擦着。不擦罢了，擦过之后，把字纸上的墨，反是涂了满手臂。

李南泉笑道：“这是何苦，省那点水，反而给你许多麻烦。”李太太笑道：“你不要管我了。你似乎还有点事。今天晚上凉快，你应该解决了吧？”李南泉道：“你说的那个剧本？我有点不愿写了。”李太太还继续将纸擦着手，不过换了一张干净纸。她昂着头问道：“那为什么？只差半幕戏了。假如你交了卷，他们戏剧委员会把本子通过了，就可以付咱们一笔稿费。拿了来买两斗米，给你添一件蓝布大褂，这不好吗？我相信他们也不会不通过。意识方面，不用说，你是鼓励抗战精神。情节也挺热闹的，有戏子，有地下工作人员，有汉奸，有大腹贾。对话方面……”

李南泉微微向太太鞠了个躬，笑道：“先谢谢你。这完全是你参谋的功劳，纯粹的国语，而且是经过滤缸滤过的文艺国语。就凭这一点。比南方剧作家写的要好得多，准能通过。”李太太笑道：“老夫老妻，要什么滑头？真的，你打半夜夜工，把它写完吧。”李南泉道：“我本来要写完的。这次进城，遇到许先生一谈之后，让我扫兴。人家是小说家，又是剧作家，文艺界第一流红人。可是，他对写剧本，不感到兴趣了。他说，剧本交出去，三月四月，不准给稿费。出书，不到上演，不好卖。而且轰炸季节里，印刷也不行。戏上演了，说是有百分之二或百分之四的上演税，那非要戏挣钱不可。若赔本呢，人家还怪你剧本写得不好，抹一鼻子灰。就算戏挣了钱，剧团里的人，那份艺术家浪漫脾气，有钱就花，管你是谁的。去晚了，钱花光了，拿不到。去早了，人家说是没有结账。上演一回剧本，能拿到多少钱，那实在是难说。”

李太太道：“真的吗？”南泉道：“怎么不真？千真万确。这还是指在重庆而言。若论大后方其他几个城市，成都，昆明，贵阳，桂林，剧团上演你的剧本，那是瞧得起你。你要上演税，那叫梦话，你写信去和他要，他根本不睬，所以写剧本完全是为人做嫁的事。许先生那分流利的国语，再加上几分幽默感，不用说他用小说的笔法去布局，就单凭对话，也会是好戏。然而他没有在剧本上找到米，找到蓝布大褂。”李太太笑道：“这么一说，你就不该写剧本了。不过只差半幕戏，不写起来，怪可惜了儿的。”她说，自去料理家务去了。李先生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转，有点烟瘾上来，便打开三屉桌的中间抽屉。见里面纸张上面，放了小纸包印着黄色山水图案画的纸烟盒。上面有两个字：黄河。因道：“怎么着？换了个牌子。这烟简直没法儿抽。”

那女佣人王嫂正进房来，便道：“朗个的？你不是说神童牌要不得，叫着狗屁牌吗？太太说，今天买黄河牌。比神童还要相因些。”李先生摇摇头道：“这叫人不死黄河心不死。好烟抽不起，抽这烟，抽得口里臭气熏天，我下决心戒纸烟了。王嫂有火柴没有？”王嫂笑道：“土洋火咯，庞臭！你还是在灯上点吧。”李南泉把这盒黄河牌拿在手上踌躇了一会子，终于取了一支来，对着菜油灯头，把烟吸了。他的手挽在背后，走出房门来，在走廊上来回地踱着步。隔了窗户，见那位吴教授戴上老花眼镜，正伏在一张白木桌子上，看数学练习本。原来他除在大学当副教授之外，又在高中里兼了几点钟代数几何。

李先生一想，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在作苦功呢，自己就别偷懒了。于是折转身来，走回屋子里去。那盏菜油灯，已添满了油。看那淡黄的颜色，半透明的，看到碟子底和三根灯草的全部。笑道：“今天的油好，没有掺假。难得的事，为了这油好，我也得写几个字。”于是将一把竹制的太师椅端正了，坐了下来。那一部写着的剧本，就在桌子头边，移了过来，先看看最后写的两页，觉得对话颇

是够劲，便顺手打开抽屉，将那盒黄河牌纸烟取出，抽出一支，对着灯火吸着，昂起头来，望着窗子外面，见对面山溪那丛竹子，为这边的灯光所映照，一条伟大的尾巴，直伸到走廊茅屋檐下。

那正是一竿比较长的竹子，为积雨压着垂下来了。一阵风过，辟辟噗噗，几拾点响声，雨点落在地上。这很有点诗意，立刻拿起面前的毛笔，文不加点地写下去。右手拿着笔，左手就把灯盏碟子里的小竹片儿剔了好几回灯草。同时，左手也不肯休息，慢慢地伸到桌子抽屉里去，摸索那纸烟。摸到了烟盒，也就跟着取一支放在嘴角，再伸到灯火上去点着，一面吸烟，一面写稿。眼前觉得灯光比较明亮。抬头看时，也不知道太太是什么时候走了来的，正靠了桌子角，拿着竹片儿轻轻地剔着灯草。笑道：“这好，我写到什么时候，你剔灯剔到什么时候。你不必管了，在菜油灯下，写了四五年稿子，也就无所谓了。反正到了看不见的时候，你一定会自来剔灯。”

李太太笑道：“我看你全副精神都在写剧本，所以我没有打搅你，老早给你泡好了一杯茶，你也没有喝。蚊子不咬你吗？”这句话把李先生提醒，“哎呀”了一声，放下了笔，立刻跳了起来，站在椅子外，弯着腰去摸腿。李太太道：“你抬起腿来我看吧。”李先生把右脚放在竹椅子上，掀起裤脚来看看，见一路红包由脚背上一直通到大腿缝里。李太太道：“可了不得，赶快找点老虎油来搽搽。还有那一条腿呢？”李先生放下右脚，又把左脚放在椅子上。照样查看，照样的还是由脚背上起包到大腿缝里。李太太道：“这就去用老虎油来搽。两条腿全搽上，你也会感到火烧了大腿。”李先生放下脚来，摇摇头笑道：“这半幕戏我要写完了，恐怕流血不少。我的意思是弄点血汗供养全家，倒没有想到先喂了一群蚊子。”李太太道：“我是害了你了。那么，就不必再写了。”

李南泉情不自禁的，又把那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纸烟，取了一支在手，就着灯火把烟吸了，背了两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来去。李